

人与自然
在树上开旅馆

◆王太生

一个写诗的朋友酒喝多了,对我说,他想爬到树上睡觉。他说,树上好啊,在树上可以看星星,一大片树叶簇拥着他,和鸟做邻居。

想象他离开地面的生活,再也不用为还房贷挠头皮,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挤撞,更不会在办公室走廊上,为一件事疾走,而在拐角处与别人碰肿头皮。朋友那次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哪天有钱钱,在树上开旅馆,他想做这方面的投资。

在树上开旅馆,是个不错的项目,虽然有些荒诞,未免癫狂,但一想到我们曾经住过树上,即使早已穿皮鞋,夹包包,可是人还是有猴子的某些相似基因。

树上开旅馆,宜选银杏。银杏杏大,尤其是生长了几百年的古银杏,树围阔大,几个人都抱不过来,银杏叶干粗硕,用木板在树上架构,屋顶钉洋铁皮,春天银杏树叶嫩绿养眼;到了秋天,老黄干爽的银杏叶灌枕头,银杏煮熟了,一粒一粒,如流星划过叶隙,扑笃扑笃,打在洋铁皮上。我所生活的小城,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古银杏林,如果允许,木头板房,搭木跳板或绳网相连,可以溜达串门,到了树上旅馆开张的时候,古银杏树上挂红绸彩带,张灯结彩。树下品茗雅聚,树上憩息。夜深了,听得到宿鸟梦呓,好一派宁静安详。

在树上开旅馆,宜挑樟树。大樟树,我在婺源乡村见过,如一磐石老者,站在古村口。樟树上的旅馆,若一只鸟巢,就搭在樟树枝丫腰身上面。樟树同样要大,如一把擎天巨伞。住在这样的房间里,满是樟木的清香,关键是在床铺旁边留一小窗,晨醒探头张望,大概会见到一农夫牵着头牛,肩扛一张犁,从树下经过,逆光剪影里,身后是虫蝶乱舞、线条奔射的万缕霞光……

在树上开旅馆,宜用槐树。槐树有灵性,七仙女和董永曾经在树下定情。我从前往的附近,一条街上站满大槐树,后来路拓宽,树被锯掉了,甚为可惜。现在城里很少见到槐树了,槐树是这个地方的草木土著。

槐树上的旅馆,在树身和枝丫交叉的草木深处,数根粗木棍作骨,彩色塑料布做披,乱线条绑扎起的小屋。有风时,随树微微晃动。住在槐树上,最好的季节当然是槐树开花,这时候房价会上浮,一嘟噜,一嘟噜洁白的槐花挂在窗口门檐。当然,槐花能吃,吃在嘴里甜津津的,一阵风吹来,让人神清气爽。关于槐花,我还想说几句,我的微信好友鲁小胖不知道从哪儿打探到有个想在树上开旅馆的小道消息。鲁小胖说,槐花可以深加工做槐花包子,为树上旅馆所独有,按照鲁小胖的意思,槐花洗净后,用水焯,与香菇、木耳一道砧碎,入糖、醋、精益,其烹制方法和青菜包子大抵相似,只是包子馅不同,青菜做馅的是青菜包子,槐花做馅的是槐花包子。当然,树上开旅馆,树下得有几间青砖瓦舍做厅堂和厨房。头顶是客房,住的全是客,那样一个风清气朗的三四个平方,是借给别人做梦的地方。

在树上开旅馆,是一个人异想天开的生活。住在里面的客人不允许愿望太多,也不允许体重超标。有一天,鲁小胖很认真地问我,你那位老板朋友的树上旅馆,什么时候开张呀?鲁小胖所向往的奢侈生活,是住在树上吃槐花包子。小胖坐在树上,左一口,右一口,享受着槐花包子里面的慢时光。

提到徐达,小城收藏界的同行都会说,人家徐达吗,大玩家。听那口气,绝对没有羡慕的意思,明显带着嘲讽的意味。

别人玩收藏都是专注一个领域,或玉石,或字画,或陶器,或织绣,等等,徐达什么都偏爱。城南有个古玩市场,徐达去溜达了两趟后,开始往乡下跑,专去那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山村。按说,他的思路不错。他三天两头往乡下跑,昨天去收一个瓷碗,今天去收一个烟袋。其实,他都看走眼了,收回来的全是假货,没有一样真货色。他还不听劝告,固执己见,乐此不疲。也就难怪同行们耻笑他了,说“大玩家”那是高看他,私下都叫他“棒槌”。

徐达原是搞建筑的,说得更直白一点,开发房地产的。过了六十岁生日,他就把公司交给儿子徐全打理,自己转到收藏上来了。他这些年赚了不少钱,可能想搞投资理财。熟悉徐达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也都这么认为。

走眼一次可以理解,连续走眼就有点不正常了。有人告诉他儿子徐全。徐全满不在乎,说老爷子有事做,精神十足的,爱咋咋吧。

这天是个星期天。徐达打算到靠山屯去一趟。靠山屯是全省有名的贫困村。牛犇提出跟他一起去,到靠山屯看看景致,潜台词是去给徐达掌眼。牛犇是徐达在收藏界认识的朋友,搞收藏多年,是个行家。徐达不忍拂了人家的一番美意,就答应了。于是,两个人开一辆车出发了。到了镇里,因为道路不通,两个人就步行十几里到了靠山屯。

像是鬼子进村似的,他们挨户挨门去看。徐达不是直截了当问人家家里有没有古董,而是问

大玩家

◆侯发山

人家家里几口人,一年打多少粮食,顺便这里瞅瞅,那里瞧瞧,仿佛乡镇干部下乡访贫问苦的。对待这一点,牛犇挺佩服徐达的,干这行忌讳直奔主题。

他们走进了老栓家。老栓住的还是祖辈留下的两孔土窑洞,前脸用石头砌了一下。院子里搭了个草棚子,垒着一个黑乎乎的灶台。家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草药味道。不时从窑洞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咳嗽声。

来了客人,老栓激动得不行,忙用袖子把院子的石凳子胡乱抹几下,然后抓把柴草要给两人炖鸡蛋茶。徐达忙拦住了,他知道,两个鸡蛋说不定就是这一家人两天的开销。老栓便进屋捧了一捧核桃出来,滚满石桌子,让他们砸着吃。

通过交谈,徐达得知老栓的老伴卧病在床,常年吃药,闺女在郑州上大学,一家人靠低保维持生计。

牛犇叹了口气,看了徐达一眼,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张百元的票子给老栓。老栓慌忙地摆着双手,说什么也不要。“你以为你是乡长?”徐达开玩笑地对牛犇说,“杯水车薪,有何用?”牛犇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栓不知道两个人嘀咕的什么,搓着两手嘿嘿直笑。

徐达的眼睛像探灯似的,这里瞅瞅,那里看看。他看到墙角放着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便走上前,先是用手扫了一下表面的灰尘,然后找块破布认真擦了擦,左瞧瞧,右看看,像是遇到了宝贝。

“一块腌酸菜的破石头,有啥看头?”老栓都不好意思了。“玉石啊。”徐达像是说给老栓,也像自言自语。

牛犇忙走过去,看了石头一眼,便对徐达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你看走眼了。

徐达不理睬牛犇的好意,对老栓说:“老乡,这块石头您能卖给我吗?”

真是玉石?老栓不敢相信徐达的话,但他看出徐达想要这块石头,便说:“呵呵,您想要就拿走吧。”

“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麻布。”牛犇自言自语道。他是在暗示徐达,事关重大,不能草率。

徐达也知道牛犇的意思,还了一嘴:“神仙难断寸玉呢,何况你又不是神仙?”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牛犇气得真想踢徐达两脚。

徐达对老栓说:“这件玩意我拿了。十万元。”“这,这……”老栓不知道如何是好。

“嫌少?”徐达问道。老栓忙说:“一块石头,不值那个价,不值那个价……”

徐达抱起石头走了,丢给老栓一张十万元的支票。等到老栓回过神来,两个人已经翻过了山岭。

牛犇忍不住说道:“徐总,你交的学费还少吗?明明就是块破石头,你怎么跟捡了漏似的?玉石因硬度低,敲击时声低沉,有若击木……”

“我知道,这就是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徐达说罢,把怀里的石头扔了,眼看着它咕噜噜滚到了山下。牛犇被滚落的石头惊醒了!他这才明白,真正看走眼的是自己。

回城后,牛犇忍不住嚷嚷了出去。当地媒体要推选徐达为年度十大慈善家之一。徐达谢绝了,他说:“我是收藏家,不是慈善家。”

徐全也赞成老爷子的观点,说:“我爸是收藏家,不过,老来看走眼,没办法。”

对于徐全的说法,牛犇又不明白了,说:“既然是收藏,也得弄两件真家伙啊?”

“老爷子若收来的都是真品,我,还有家人,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吗?”徐全淡淡一笑。

知父莫若子。看来此话不假啊。牛犇彻底服了。

从此,提到徐达,收藏界的同行都会由衷地说,人家徐达,那是大玩家。听那口气,满是钦佩,满是敬仰。



群兔闲适亦悠然(国画) 王学俊

知味

蛋炒饭

◆寇 研

据说蛋炒饭的发明者,是隋朝一员大将,叫杨素。那时节,蛋炒饭还不叫蛋炒饭,叫碎金饭。好文艺的名字,“金”字尤其惹眼,无疑是奔着鸡蛋去的。炒鸡蛋油灿灿,金黄金黄,很璀璨的样子,让人食欲大增。

米饭本是寻常所见,没啥稀罕,但有炒鸡蛋来撑腰,档次也就骤然提上去。可这档次自然又比不上精英、文青们的矫情,如孔子讲究个食不厌精,肉割得不正都不吃,孟子建议君子远庖厨,离厨房远远的,负责吃和点赞就行,陆羽泡个茶吧,要讲究“山水为上,江水中,井水下”,一伙子人,从唐代张又新、明代张谦、徐霞客、清代邢江,到那个写出名句“夕阳芳草见猪游”的乾隆,前后数百年,都忙乎着为“天下第一水”的归属争论不休……

蛋炒饭,接地气得厉害,和高大上不沾边,即便出现在文学史,似乎也只适合演绎普通生活的小确幸和小悲催。如古龙小说里,刺客杀完人以后,为犒劳自己,用半盆剩饭、半斤猪油、十个鸡蛋蛋了一大份蛋炒饭,血淋淋的江湖险恶,因为蛋炒饭,倒显出几分日常,说起来,杀人也不过是门楼口的营生。再说这个千余年前的杨素,其实也是著名典故“红拂夜奔”的,嗯,老二号,他的家妓,一个叫红拂的才貌双全的女子,原以为终会与蛋炒饭的发明者及蛋炒饭扯上点关系了,半路还是同一个叫李靖的家伙私奔了。

但蛋炒饭在文学史终究还是有它无法撼动的地位,只因这份蛋炒饭是张爱玲的闺蜜苏青吃的。当年苏青创办月刊《天地》,到处找人写稿,胡兰成和张爱玲也被一块儿拉来。《天地》第二期,张的小说《封锁》迷住了胡兰成,又接应在第三、第四期读了张的散文,胡请坐不住了,跑到苏青的办公室,拉扯半天,又请她到外面吃了一顿蛋炒饭,才成功搞到了张爱玲的地址,才有后面的狗血故事。

也许这蛋炒饭和《无极》里的馒头一样,原本只想安安静静做自己,却不想掀起惊世波瀾,许多年后,当人们从张爱玲垃圾袋翻出普通牛奶、速泡燕麦片、即食小香肠、速冻意大利肉饺子,感叹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再计较味道,与其童年时代的至精至贵比起来实在过于凄凉”时,当年这份蛋炒饭尤显得忧伤。

这肯定也是苏青未意料到的,依她大大咧咧又极为入世的性格,当她在大吃特嚼这份注定背黑锅的蛋炒饭时,若配上背景音乐,也不会是《滚滚红尘》《传奇》之类,而是黄沾庆歌里写的:“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

第四章

青竹竿,十八节
光长杆,不长叶
——乡间歌谣

1

大强回来了。大强在离家出走五天后,在一个月芽弯弯的晚上悄悄地回来。跟他回来的还有他无意间找回的妹妹心明。

下车的时候天已经黑尽,星光如雨,斑斑点点地洒向三月的微风,总让人有一种麻麻酥酥的感觉。大强扯着妹妹,一边走,一边小声地给她说话:“这是村头……咱们进村了……这是咱村的街道……这是咱家的家门。你先站这儿别动,我去给奶奶报个喜!”

“到家了哥?”心明停下,紧张得小鼻子一翕一翕的。“嗯,别急啊!”大强又嘱咐一句。心明使劲地点头,亲了亲手里的小熊。“桃花!”心明脱口而出。

院里的桃花开得正盛。

大强一进院子,两只小羊羔就飞跑着迎上来。它们亲切地叫着,去嗅大强的手。老母羊也叫起来,叫得急切而亲热。

新书架

《乡下人的悲歌》

◆舒 涵

该书真实讲述了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沃斯的外祖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向北迁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离那可怖的贫穷。他们通过努力跻身中产阶级,但是随着家族故事慢慢发展,我们发现沃斯的外祖母、阿姨、叔叔、姐姐以及他的母亲,都在极力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要求,却从没完全逃离过药物滥用、酗酒、贫穷和精神创伤。沃斯便是在这样混乱又令人心碎的环境中成长,但也是

这群“乡下人”的爱与忠诚,使他取得了今日的成就。然而综合来看,大多数的美国白人蓝领仍摆脱不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仿佛是一条与生俱来的枷锁,牢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无法在美国这个以自由为豪的国度中,找到合适的出路?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极其动人的回忆录,包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诸多幽默元素,记述了向上流动到底是怎样的感觉,也对一大批人丧失美国梦的现象作了思考。

优惠点,每次店主还会额外送几根香葱,正好拿来配海鲜。说到海鲜,还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生姜。家里还有一小块估计不够,所以,还要再买一块生姜,不然,你嫂子再好的厨艺,没有佐料,也是烧不好的。

我听得如入云雾,没想到,买个菜还这么复杂。老友说,这不算复杂。他指着前面一个买菜的老太太说,你注意到没有,这老人家,刚才买鸡蛋时,买了两种,一种是很贵的草鸡蛋,又买了几个普通的鸡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草鸡蛋,一定是买给她孙子吃的。她想省钱,又希望读书的孙子能吃点好的。老友又指着前面一个瘦瘦的中年妇女说,她刚才买肉,犹豫了半天,最后挑的是五花肉,这种肉,便宜,油腻,但也解馋。看她的穿着打扮,应该是从乡下进城打工的,我敢肯定,她老公多半是做苦工的,活累,需要补充营养,又要节俭,省点钱带回乡下老家,所以,迟疑了半天,还是捡了最便宜的肉买。

老友感慨地说,不要小看了菜市场,它是社会的缩影呢。又指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说,所有来买菜的,买什么菜,回家怎么做,如何让家人吃着又合味,又健康,又安全,又节俭,都得盘算清楚,他(她)的心中,能没有个大略吗?

我点头称是。眼前忽然浮现出每次回到家,总能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恍然明白,那是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妻子,精心准备给我们的大爱呢。

百姓纪事

提篮买菜

◆孙道荣

又偏好什么,谁又需要特别补点啥,都得考虑周全。

我点点头,这样看来,买菜倒也确实不是简单的事。老友笑笑,这才刚开始呢。

走进菜场,人声嘈杂,一股混杂了各种气息的怪味扑面而来。转了一圈,老友指着众多摊位说,你看看,这么多摊位,在哪家买,学问大矣。我一疑纳问,好像大家卖的菜都差不多嘛,随便买点不就行了?

老友直摇头。我为什么先转一圈,就是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新上市的菜。我注意到,有一家在售椿椿头,这可是应季菜,三五天后就没有了。算你有口福,我们今天就买一点尝尝鲜。香椿头配什么炒好吃呢,一般是鸡蛋,但最好的还是臭豆腐干,一番一臭,相得益彰。对面那家卖豆腐的,今天正好有臭豆腐干买。这就算配齐了一道菜。另外几个蔬菜,我还是在前面这家买,因为我是她家的老顾客了,菜放心,价格也能

连载



们唱,我还要教你们一起唱。我们一起唱响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歌曲!”

孩子们又鼓掌。何用功高声喊着:“现在就教吧!”

高老师说:“别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问。何用功,你回来回答吧!”

何用功站起来,样子有些兴奋。

范校长一听就恼了,正要进屋。猛听见高老师说话了,就又站下来。

“何用功同学,还有吗?”何用功真不会唱了:“没有了。”

高老师说:“好,同学们,下面,老师也给你们唱一首歌,算作我给你们见面礼!我先教何用功这首歌曲的应答,好不好啊?”

“好!”同学们应着,竟有稀稀拉拉的鼓掌声了。

高老师清了清嗓子,大声地唱了起来: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光辉灿烂,心中多欢喜。升起一个我,升起一个你,升起了蓝天,升起了大地,升起了幸福和甜蜜,我们的早晨无边际,无边际。

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光辉灿烂,心中多欢喜。升起一个我,升起一个你,升起了蓝天,升起了大地,升起了歌声和友谊,在我们的早晨无边际,无边际。

声音太美了,只有在电视里才有的美妙怎么来到了班里边?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大叫着:“再唱一个高老师!”

高老师笑了,说:“同学们,我会再给你们唱的。我不仅要给你

“何用功。”“你刚才的歌词还没说完,请继续往下数。”

何用功一愣。高老师催他:“说吧!”

“不是爱起哄吗?说呗!”范梅大声喊。

高老师伸手示意大家安静。“高老师高老师高高高,她带着我们做早操。我们做得乱七八糟,把高老师气得发高烧……”何用功的气势明显受到了影响,数下去的劲头小了,话语也不那么流畅了。

高老师笑了,说:“你这叫快板,英语叫rap。你数得不好,回头我教你。会唱歌吗?”

何用功摇摇头:“不会。”“太阳当空照太阳当空照!”同桌的小个子刘健飞小声提醒。

“啊会唱一首!”何用功直起脖子。

“唱一唱。”何用功慌腔走板地唱起来:“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没有了。”

范校长使劲看了何用功一眼,继续说:“高老师是师范学校的高才生,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同学们一定要听高老师的话,配合高老师把数学学好。有没有信心呢?”

同学们齐声应:“有——”“声音不能大点儿吗?”范校长很会调动情绪。

“有——”孩子们的声音果然高了。

“好,高老师,您上课吧!”范校长示意高老师登台,自己慢慢地退出了教室。

高老师一脸微笑着看着大家:“同学们,我姓高,叫高虹。”何用功猛地又唱一句:“高老师高老师高高高……”

同学们哄地笑了。范梅等女同学厌恶地看着何用功。

范校长走到楼梯口,听见何用功调皮的话语,气得扭身就往回走。

快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他听见了高老师的话,悄悄站住了脚步。

“请那位同学站起来!”高老师显然没有生气。

何用功有些犹豫,但还是站了起来。

“你叫啥名字?”